

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



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国王

高树榆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插图：陶千臣 杨步升

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国王

高 树 榆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 银川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1 字数：250千 插页：11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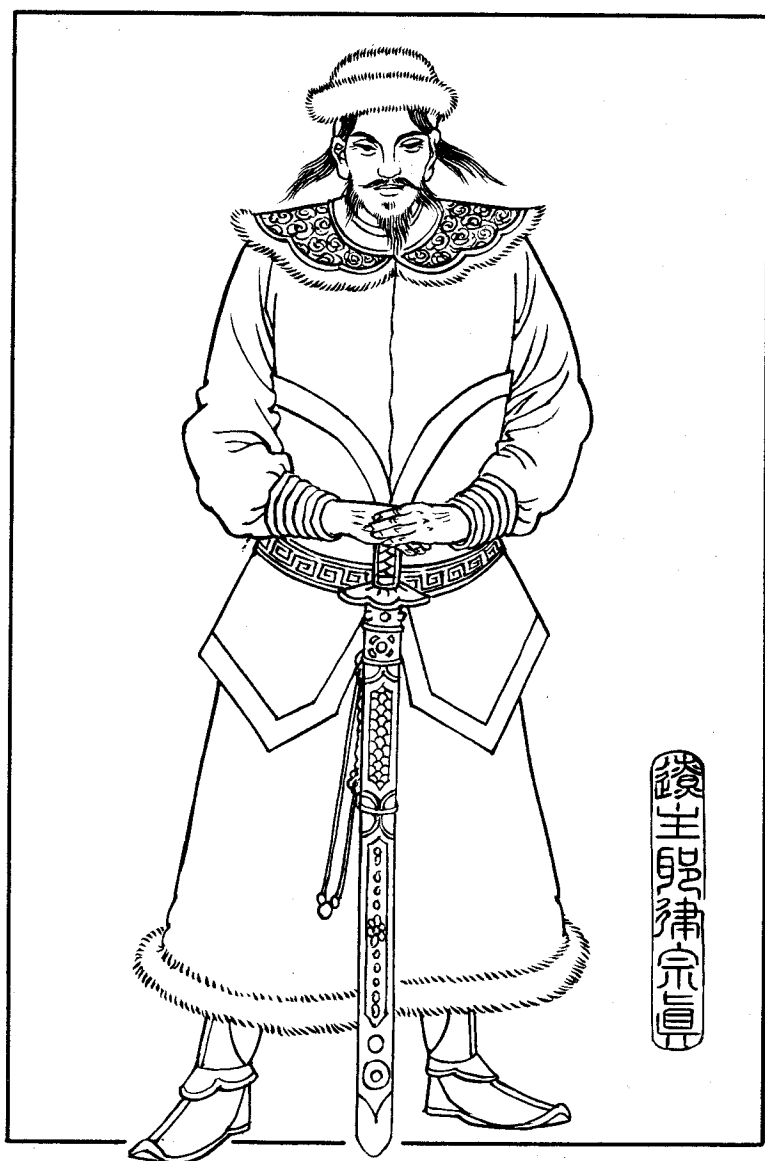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李正纲 责任校对：张东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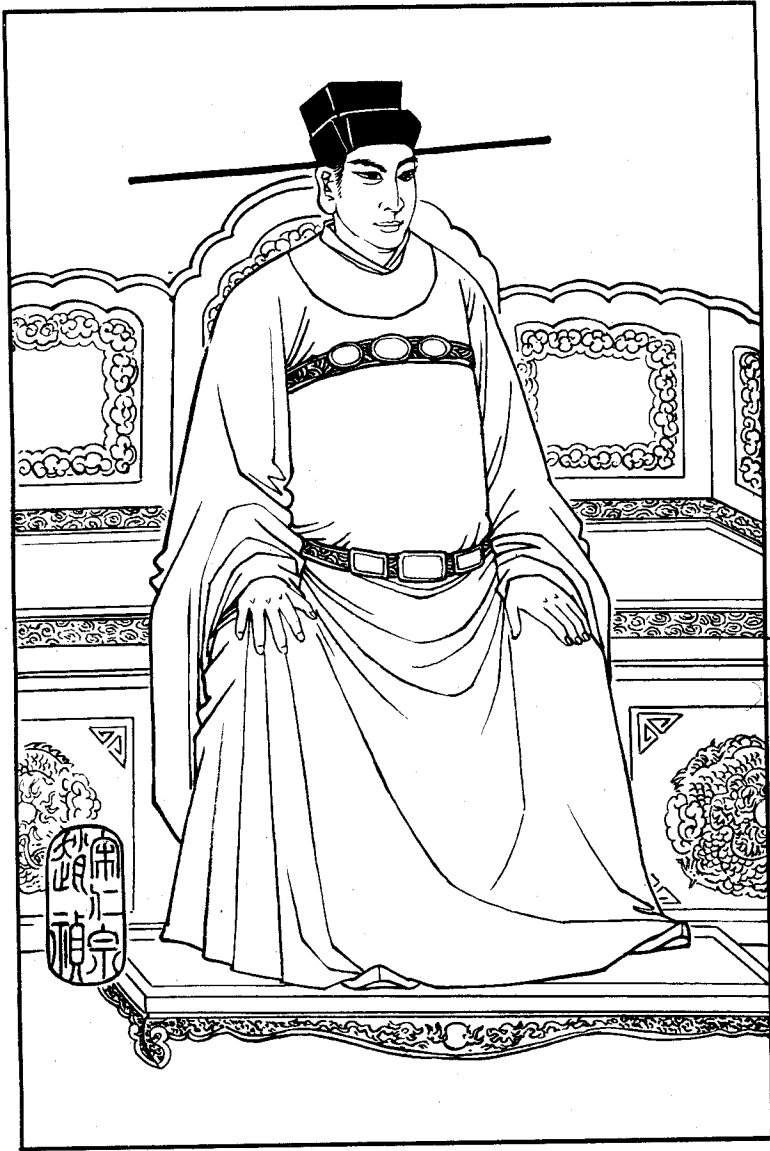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：樊宏斌 版式设计：杨 力

ISBN7—227—00313—2/I·59 定价4.7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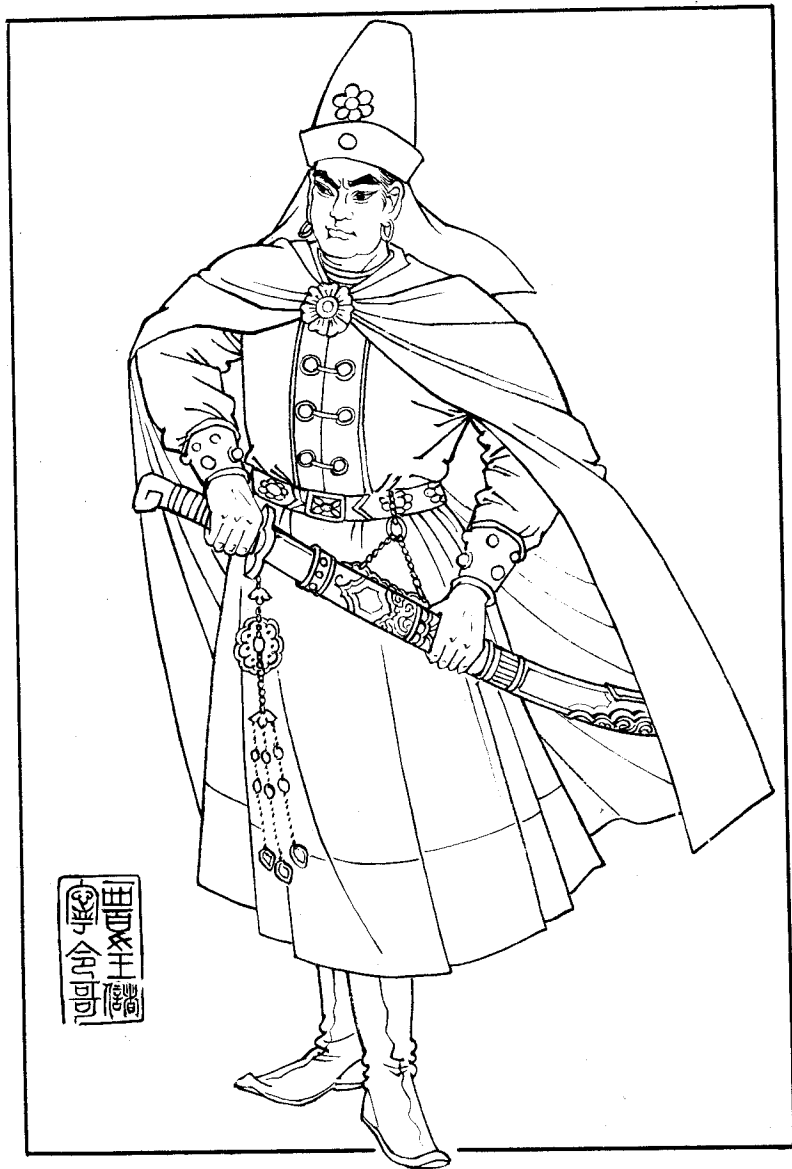


漢主昭帝









田中 金吾





—

公元一千零三十二年正是宋仁宗明道元年。这一年的十月，地处塞外的兴州城（今银川）天气本不太冷，只因为夏国主赵德明重病在身，御体畏寒，因此寝宫里置放了八个大铜火盆，四面的门窗也用厚厚的毛毡盖得严严实实。炭火熊熊，连捂带烤，把个寝宫弄得又闷又热，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，恰似蒸笼一般。

从春三月，国主出猎柔狼山返回兴州之后，病魔就缠住了他。虽经巫师几次占筮，驱鬼除妖，闪了三次屋，颁了两次大赦令，病情仍不见好转。入秋以后，国相把医人院里上好的医官召进宫来，在王后，太子的监护下为国主细心诊治。前后调服了几十付药，浑身上下扎了几百只银针，也丝毫没有起色。一怒之下，太子元昊把这群废物赶了出去，把他们交给了刀斧手。这些年过半百专门给旁人治病救命的医官，此时此刻却救不了自己的命，一个个只好含着眼泪成了刀下之鬼。

秋去冬来，本来就食欲不振的国主，愈加不思饮食了。御膳房烹制的美味佳肴，他望也不望，平时最爱吃的熊掌、鹿脯，他闻也不闻。每日里全仗着王后卫慕氏亲手调制的两碗淡淡的马奶，支撑着他那日渐瘦弱的躯体。

今天，连马奶也不想喝了。他的腹内象有几十对妖魔在捉对撕打，揪肠拽肚，疼痛难忍。象这样剧烈的疼痛，在早两三天才犯一次，如今差不多一两个时辰就来一回，间歇的时间短了，疼痛的时间长了。从难以忍受的痛楚中，从人们的眼神里，他已预感到死亡的来临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人间的力量怕是已经不能把他拖出死神的怀抱，剩下的时日不会多了。

突然，寝宫的门大开。在国相的陪同下，海宝塔大法师急匆匆走了进来。海宝塔是夏国最高大最雄伟的佛塔，大法师是兴州最有名望最有德行的主持。年已八十九岁的法师，德高望重，气度非凡。进门之后，他先定了定神，喘了口气，然后才进前一步，向国主和王后行了跪拜礼。

寝宫里一派肃穆宁静，宫女们早都被赶了出去。除了国相、法师和他的两名弟子外，只有王后卫慕氏和太子元昊侍奉在国主的身旁。

大法师走上前去，望了一眼躺在病榻之上的国主赵德明。这一望不打紧，心里不免“格登”一下子，暗自吃惊。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难道睡在病榻上的老人就是当年驰骋疆场、屡建战功年仅五十一岁的勇士吗？就是如今主宰夏国命运、手操生杀大权的一国之主吗？

不知是人们眼睛的错觉还是病理的反应，德明那本来高大雄伟的身躯，变得又瘦又小。一张干瘪的脸泛着青黄，除了满脸灰白色的胡楂子，别的好像都萎缩了。他紧闭着的双目，深

陷在眼眶里，那微张着的嘴巴，在吃力地喘着粗气，好像是告诉人们，他，还活着，还没有完全死掉。

大法师深知自己的处境，为国主行法事、求仙方，无异于在悬崖上跑马，在薄冰上行车，凶多吉少。近一个月来，不知有多少医官死于刀下；不知有多少法师命丧黄泉。如今，不知是佛爷的旨意还是命运的安排，这件令世人赞叹又为世人畏惧的差事，终于落到了自己的头上。

从他离开海宝塔，坐上那辆华贵的轿车时起，他就闭目诵经，一言不发，诚心诚意地乞求菩萨保佑，乞求佛祖显灵。大概是“诚则灵”的缘故吧，当大法师走下轿车、迈入宫门的一刹那，一个万无一失的妙方，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。当法师的弟子在寝宫里点燃了香烛之后，法师围着国主德明的病榻绕了一周。稍停片刻，又往相反的方向绕了一周。然后，闭目诵经。诵经告一段落，法师伸手示意，一位身披袈裟的弟子双手捧来一个木制的托盘，上面平放着一块早已预备好的羊髀骨。弟子单膝跪倒，托盘高举过头。法师又一示意，另一位弟子虔诚地捧来一把点燃的艾草。法师庄重地接过艾草，双手合十，闭目默祷。片刻，法师微睁双目，用艾草熏灼髀骨，仔细地注视着髀骨上出现的兆纹。人们也都屏着呼吸，期待着命运的安排。突然，德明猛烈地咳嗽起来，王后忙上前照料。大法师的手不由得颤抖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法师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，熏灼的髀骨上显出了吉兆。

“大法师，父王的病……”太子元昊关切地问道。

“佛，大慈大悲的佛，显圣了。只要能找到一对新鲜的雪豹胆，并把它生吞下去，病魔就会逃之夭夭，国主就会圣体康泰。阿弥陀佛！”

元昊追问了一句：“一对新鲜的雪豹胆？”

“正是，太子殿下！”

王后闻听此言，伤心地扭过头去。她知道捉一对神出鬼没、凶狠残暴的雪豹，比登天还难。法师的话，无疑是敲响了国主的丧钟。国相禁不住去查看羊髀骨上的纹络，但他怎么也看不出那几条毫无规则的裂纹与雪豹胆有什么关系。但他不敢询问，只好低头不语。

太子元昊稍一思索说道：“你们好生侍奉父王，待我去取雪豹胆！”说罢，大踏步地走出宫门，当即检点了二十名亲随牙校，佩戴好刀枪弓箭，飞马直奔贺兰山。

太子走了，法师走了，国相也走了。寝宫里只剩下病重的德明和他的王后卫慕氏。刚刚在睡梦之中，德明好像闻到了一股烧焦了羊肉的烟味，如今好像又没有了。病痛折磨着他，他却不象常人那样在病榻上辗转呻吟。他是夏国国主，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，也不能忘却自己至高无上的身份，也不能失去尊严。他勉强睁开双眼环视四周，想再看看他的宫殿，他的城池，他的国土。可是，厚厚的毛毡遮住了视线，外面的一切都看不见。他所能看到的，只有挂满了兽皮的墙壁和那一付付大小不等的弓箭。他那滞呆的目光缓慢地移动着，移动着。每一张兽皮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，每一付弓箭都能回忆起惊心动魄的往事。

突然，他的眼神停住了，停在一张粗笨的、褪了色的弓上。这张弓跟着他已有二十八个年头了。二十八年，多么不平常的岁月呀！他望着这张弓，想起了他那勇武的老父王。

从他记事起，父王就是威严的，高傲的，凛然不可侵犯

的。父王讳继迁。他的名声是那么远大，族人敬仰他、服从他；朋友称颂他、尊重他；敌人畏惧他、诅咒他。他把分散的部族联成了一体，他为党项人赢得了光荣。他像一匹奔驰在草原上的烈马，统率着马群冲锋陷阵，永不止息。

德明还记得，在他刚满十六岁那年，辽国册封父王为西平王。大宋国也惟恐落后，赶忙册封父王为夏州刺使和定难军节度使，辖夏、绥、银、宥、静五州之地。与父王朝夕相处的德明最清楚，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满足父王的雄心，对各种名目的官职，他简直不屑一顾。父王一生追求的不是千百车财宝，也不是三五座城池，而是要恢复先祖拓跋氏的荣耀，要重建大夏国。

为了这一远大的目标，父王屏弃了骄奢淫逸的生活，把亲生儿子德明带在身边，出生入死，南征北战，攻麟延，战河西，破怀远，克灵州，所向披靡，锐不可当。不料，正当父王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之际，在不引人注意的三十九井，伪降的潘罗支部首领躲在暗地里射出了一支毒箭，夺去了父王的生命。临终前，父王在西平府（今灵武）的王宫里，把这张粗笨的弓交给了他。从此，二十三岁的德明挑起了重担。

二十八年过去了。往昔岁月，惊心动魄。每走一步都要与部族贵戚相周旋；每打一仗，都要与宋辽大军拚死活。论地域，本不及宋、辽广大；讲物产，也不如宋、辽富饶；算人丁，赶不上宋、辽众多；数兵马，及不得宋、辽强盛。在坎坷艰难的争战中，能争得今日的局面，除了菩萨保佑，祖先有灵，全仗着自己运筹谋划，惨淡经营。

想到这里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容。他总算没有辜负父王的嘱托，没有辜负族人的信赖。是他用计诱杀了潘罗支，报了杀父之仇；是他率部夺取了甘、凉、瓜州，

扩展了疆土；是他把都城从西平府迁到了怀远镇，并且改名为兴州。他珍惜父王开创的基业，也珍惜自己的赫赫战果。他深知江山来之不易，所以他决不轻举妄动，草率兴兵，但也不会放过稍纵即逝的战机，一旦抓住，总是全力以赴。

如今，疆域扩大了，兵马增多了。尽管表面上仍然臣服于宋、辽王朝，实际上宋、辽都不得不承认他所取得的胜利。辽国册封他为夏国主，宋朝授予他西平王并赐赵姓，这些可信其有也可信其无的名分，都不足以制约他。在这西北偌大的一片土地上，他就是主宰，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。

当他即将辞世时，扪心而论，上对得起列祖列宗，下对得起子孙后代。宋、辽、夏三国可说是鼎足而立，他可以瞑目了。

一阵剧痛把他的思路引了回来。也许他今天就要死去，就要离开自己的亲人。死后夏国又会怎样呢？太子元昊能挑起这副千斤重担吗？

元昊从小精骑射，善计谋。第一次随父出征攻打回鹘夺取凉州，就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立为太子后，部下倒能为他所驾驭，兵马也能听从他的指挥。不过，知子莫若父，虽然给他取的乳名叫嵬理，让他珍惜富贵，但他毕竟太年轻，过于自信，容易犯求胜心切、轻敌冒进的毛病，并不大珍惜已得的富贵。更叫人不放心的是，他桀骜不驯，贪得无厌，作为一个统帅，会为此而吃败仗；作为一国之主，会为此而断送江山。

不行，要告诫他，一定要告诫他。想至此，德明用力地呼唤着：“太子……快，传……传太子，进宫……”说罢，他晕厥了过去。